

榜 名 中
探 國

第一集
李勇著



中國名探榜

第一集

李勇 著

七八檔、敲詐勒索、強求憑借，受害人便認為新聞記者都是如此，經他們的口宣傳，新聞記者便儼然成為社會的大害。

在感同身受的情況下，構成我寫此書的動機之二，我的意思是希望社會大眾知道，刑警人員並不是犯罪者的仇人，他們所以密查緊緝不良分子，祇是要維護法律的尊嚴，保障社會的安定，他們不徇私、不鄉愿，坦蕩無畏的向違法者挑戰。

我跑了十幾年的社會新聞，與殺人放火、偷盜拐騙的罪行結了不解之緣，因果的體驗特別深刻，是非的辨識更是講究，這也許是養成我有時會鑽『牛角尖』的個性。

我在民族晚報連載的『中國名探榜』，主要是描寫刑警人員的工作狀況及工作精神，並不是為他們寫傳記，我自知我的能力還不夠勝任寫傳記，在粗枝大葉蒐集素材之際，在匆匆忙忙就章的時候，實在很難深入的表達什麼，但是我可以肯定的相信，我處理這些文稿時，絕無私心。不像一些自稱學者名流的人，在紀錄某些事體（他們自稱寫史）中，抹煞事實真相，歪曲事實過程，或吹牛拍馬向上逢迎，或左右逢源拉攏關係。企圖達到某種醜惡目的。

我曾經接觸過這種卑劣賤的人，他們絕不是販夫走卒，而且還自稱學者教授，但是他們的言行舉止，實在是可惡可厭，可唾可棄。

作為一個新聞記者，尤其作為一個跑社會新聞的記者，紀錄他周圍的人或事，該是本份應做的事，談不上有什麼價值，更談不上有什麼貢獻，祇不過在自己的生命歷程上，留下一點自我欣賞的痕跡而已，所以我把這些每天在民族晚報連載的文字，整輯出版。

• 6 •

本書之能順利付梓，除得到皇冠雜誌發行人平鑫濤支持外，並蒙中山學術基金會協助，僅在此致最深的謝意。

李 勇 謹識

建 國六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光復節

八號分機——王馭龍

早上七時許，省刑警大隊那棟灰色大樓，已沐浴在晨曦陽光中，很顯然還沒有到上班的時間，整棟樓房還是靜悄悄的。

一個身材高大，體型魁梧的中年男子，夾着一個黑膠做的皮包，匆匆忙忙的走進那高大寬敞的四方門。站在門口警崗的駐衛警，向他舉手敬禮，他微微頷首，便跨上台階，一個左轉彎，便沿着樓梯直上二樓。

通過那漫長的走廊，走到走廊盡頭，他停在一扇漆有『八號分機』四個紅字的玻璃門前，然後輕輕旋轉把手，推開那扇玻璃門，大踏步跨了進去。在他到達那張最大的辦公桌位置上坐下來時，就向坐在裏面一排電話機前埋首疾書的人說：

『老許，今天早上有沒有事？』

『有，剛剛報來一件命案！』那個被稱為老許的人，把他正在寫的條子拿起來，向那中年男子走過來：『報告主任，我正在考慮怎麼處理這件案子。』

『什麼命案？他殺還是自殺？』被稱為主任的中年男子很緊張的問。

『初步報來是他殺。』

『他殺？』

『不錯。』老許說：『這件案子發生在三重市一家旅社裏面，據當地派出所報告說：他們接到本社服務生的報案，趕到旅社，推開發生命案那個房間，發現一名女子倒臥在血泊中，身中數刀，已死亡多時。』

『是不是房間裏祇住了她一個人？』

『是的，旅社服務生並沒有發現另外的人。只是，當她前一晚住進房間前，有一個男子陪着她，以後他們便不再看見那男子什麼時候走出來。』

『這件案子他們有什麼發現？』

『還沒有什麼發現。』

『有沒有需要我們支援的地方？』

『有，他們希望我能轉告法醫去驗屍，使能確定死者遇害的時間。』

『死者的姓名、年齡、籍貫知不知道？』

『知道，都寫在這紙條上。』老許把手中的記錄遞上，主任祇看了一眼便拾起頭來問：

『他們怎麼知道這是死者的姓名？』

『說是根據旅客登記簿。』老許說：『我也問過他們，他們說，登記簿上的記載，是從身份證上抄下來的。』

主任點點頭，然後再低下頭來看那張條子。他除了名字外，最注意的是上面所記的籍貫及住址；上面記着，這位遇害的女子住在宜蘭，是宜蘭當地人。

他沉思片刻，便向站在他面前的老許說：『你趕快打一傳電話到宜蘭，查問這個少女什麼時候離開家的。通知宜蘭方面，跟他家人詳細談談，瞭解一下死者的背景及交遊狀況。』

老許轉身回到電話機旁，立即撥通電話，呼叫宜蘭縣刑警隊。把案情及工作狀況報過去。約摸三個小時以後，宜蘭立即有了電話回來。電話中報告說：當地確有這樣一個女子，她於前一天上午離開宜蘭，至今尚未回去。如果身份證確是死者所有，那麼證明她是遇害了。

『你有沒有查問對方的交往及人事背景？』主任親自接聽這個電話，他急吼吼的追問着。

『有，打聽得很清楚。』對方回答。

『她的個性如何？與什麼人來往較多？』

『她是一個外向而比較熱情的少女，但受了鄉土的影響，不免有點保守，不過他們都知道，她有不少男朋友。』

『有沒有要好的男朋友？』主任問。

『有，有一個男友跟她來往的時間較長，也很好，但最近已略疏遠，因為她又交上另一個感情更好的男友。』

『你看見或訪問了她的男友沒有？』

『怎麼，你認為她的男友有問題？』宜蘭的刑警在電話中說：『我已跟她現在的男朋友談過

，他不像有問題，因為他這幾天都沒有離開宜蘭。」

「不是，我是問她從前那個男友？」

「她從前的男友已跟她很久不來往，現在住什麼地方已不知道。」

「我們就是要找他！」主任斬釘截鐵說：「現在你趕快再去這個遇害女子的家中找找看，也許可以查出來！」

電話放下，宜蘭的刑警人員又再趕到那女子的家中，他們立即查出該少女以前男友的姓名，但究竟現在住在什麼地方，誰也不知道。於是，宜蘭的警方人員在少女家人協助下，翻查死者來往的信件，終於找出一封他最近寫給該少女的信，遺憾的是信上沒有地址，祇知是寄自桃園，上面有信箱號碼。

宜蘭的刑警人員拿着信，又透過八號分機的專線，打電話到台北省刑警大隊。

電話依然是主任親自接，他沒有再要求宜蘭刑警人員做什麼事，他祇把信箱號碼抄下，然後一再謝謝對方，便把電話掛斷。這邊電話放下，他立即又接上桃園的專線，通知桃園刑警人員協助。

「我是八號分機，有要案調查，請你到郵政局跑一趟，查一個使用郵政信箱者的地址。」

「是的，還有什麼指示，可否告訴我們案情內容？」

「沒有時間詳細說，」主任說：「現在，你最重要的是找出地址，找到這個人。」

「找到他怎麼樣？如何處理？」

『立即約談他，並嚴密看管他，再利用八號分機跟我聯絡！』

『是的，我們立即照辦！』

時間已經過了中午，八號分機辦公室裏，大家都正在忙碌，分別做各種案件的通報。有一個聯絡員打電話去三重市，知道檢察官與法醫剛驗好屍體，確定了死者的身份及死因，當地刑警人員正忙着展開偵查的部署。

不到半個小時，桃園方面有了回話，主任拿起電話，知道遇害少女以前的男友已被帶到警局刑警隊談話。

主任這才把案情報給對方，除了要對方問訊此人外，並到他家中搜查，看看有沒有沾血的衣服及可疑的兇器，根據驗屍報告，他已知道兇器是一把扁鑽。

行動配合得十分緊湊，桃園刑警人員很快又有了回音。

下午三時三十分，主任拿起電話，接通了三重市，直接指名請當地刑警首腦接電話。

『刑事組長正在忙，他召開一個專案會報。』對方聯絡人員答覆。

『什麼專案會報？』

『研判兇殺原因及兇手身份的會議。』

『那麼，我請你轉告他！』主任的聲音幾乎近於叫嚷：『我是八號分機負責人，我要告訴他，這件命案已經破了，兇手也已經在桃園被捕！』

『什麼，你說什麼？』對方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也不敢相信八號分機專線所傳來的話。

『不錯，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！』

『是的，是的！我立即叫他來。』

幾分鐘後，三重市分局的刑事組長，立即帶了辦案人員，乘車趕去桃園，從桃園刑警隊裏把坦率承認殺害少女的兇手帶回來，同時，並取走從他家中搜出的血衣及兇刀。他們並知道，兇手是因遇害少女移情別戀，嫉恨交集，遽下毒手。在旅社裏殺人後，他乘了計程車回桃園，剛回去不久，便有刑警人員到他家敲門。

據此人說：他準備回家收拾好東西，準備好錢便逃亡。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刑警人員這麼快查出他是行兇者，又這麼快到他家中敲門。

當然，他怎麼也不會知道，這就是八號分機發揮的威力。

『八號分機』是一個使惡徒震懾，作奸犯科胆寒的名稱。它無遠弗屆，無微不至的在爲截堵罪犯，提供資料，獻出智慧而努力，透過那方便俐落的通訊網，在很短時間內把警網布起。

如所週知，『八號分機』祇是一具電話，一條線路的代號。它所以能如此聞名全省，馳名海外，完全是該電話的使用者——八號分機負責人與裏面幾位他所屬資深、卓越、幹練的刑事警察人員。

八號分機負責人王馭龍，在省刑警大隊衆多馳名之警探中，屬於無名英雄。他默默的坐在他那個特別設置的辦公室內，每天與全省各地的刑事警察保持密切聯繫，收聽無數的刑案報告，作成紀錄，分類整理，區分輕重，然後再作應變措施及案情偵查的指導。

今年五十二歲的王馭龍，是一個資深績優的刑事警察人員，曾受嚴格的特警訓練。抗日戰爭

期間，曾經是一位高明的情報人員，他不僅從事情報工作，而且訓練過不少在抗戰中為國家流血流汗的情報人員。

二次大戰期間，中美同盟國為了作戰需要而成立的『中美所』，這個單位曾經營王馭龍留下難忘的生命史。

王馭龍出身遠在『中美所』成立之前，他從警官學校畢業以後，曾在『中美所』前身的師資訓練班中當教官，所教授的課業，着重在刑事偵查學方面。

中美所成立後，王馭龍轉向中美所羅致的國際名探、名謀去學習，他選擇了各型特種武器使用方法的課程，同時，並着重於研究警犬、警鴿的訓練與運用。

由於王馭龍好學、慎思，涉獵的範圍甚廣，學習的東西很多；但是，決定他今後事業方向的，還是在警犬訓練與情報傳遞方面。因此，在他來台後，曾經做過省刑警總隊的警犬組組長，現在的八號分機負責人（主要工作是傳遞情報）。

當年的中美所裏面人才濟濟，有來自歐美各國的諜報高手，探案奇才。

王馭龍記得，當年教授他『偵訊學』的老師，就是聞名全球的測謊機發明人，那位老師是美國人，是一個心理學與生理學的專家。

這位美籍老師，根據多年來的作業經驗，再加上自己潛心研究，對犯人及敵俘的偵訊有許多寶貴的心得，於是，他發明了測謊機，並研究出使用的方法，為全世界的警察及諜報人員，提供了最科學的偵訊方法，使企圖隱瞞真相的敵俘、犯人無所遁形。

另外一位令王馥龍念念不忘的老師，就是連膺數屆奧林匹克世運手槍射擊冠軍的瑞委斯。瑞委斯的手槍射擊，簡直可以說得上是『神射』，他拔槍、開槍，速度之快，即便在誇張的美國西部影片裏也不多见。

王馥龍追隨這許多好手、名師，也練就一身軟硬功夫，雖然沒有人看見他表演過，但是，在省刑警大隊的人，都可以從他那深藏不露的性格中，看得出他那『動如狡兔，靜若處子』的能耐。幾乎沒有一件事放在他手中交給他去辦，他會令人失望，他的信條是：『不想做就不做，做起來可不能含糊！』

他這句話，可以從他許多表現中得到證實。就以他在警犬組負責的那些年月，就看出他的績效。民國三十八年，王馥龍調來台灣。那時候的省警務處副處長兼刑警總隊長劉戈青，爲了要效法英國的蘇格蘭場及美國的聯邦調查局，成立一個警犬訓練中心，便把王馥龍羅致到省刑警總隊，商議計劃警犬訓練中心與警犬組成立的事宜。

王馥龍在中美所接受警犬訓練教育的事，劉戈青久已有所知。於是，在王馥龍擊劍下，首先向歐洲引進軍、警使用的名犬品種，由王馥龍着手訓練。不久，一個佔地千坪以上的警犬組，便在撫順街底處成立。

王馥龍施出他當年所學的那一套招數，他不僅訓練警犬，而且教育出一批會訓練警犬的警探人才。

警犬組的規模越來越大，相等對比的是：其服務刑案偵查方面的地方也越來越多。事實上，

省刑警總隊，的確用過警犬的特殊本能，破了好一些無頭案。

有一年，台北市臨沂街發生一件怪案。住在這條街上的一棟日式房屋，屋內的女主人每天躺到床上睡覺時，便會發現落地的窗戶外，有一個高大的人影在晃動，但等她受驚起來察看，外面卻靜悄悄的看不到任何人。

一連幾天，嚇得那位太太已有點神經質的樣子，經常半夜尖叫醒來，使得她的丈夫大為困擾。爲了要確知真相，男主人當晚特別留神，果然到了他們將要就寢時，落地窗子玻璃外面，又出現了那個高大的身形影子。男主人立即披了衣服，提着棍子打開門跑出去，當他到了院子察看，外面黝黑一片，什麼東西也看不見。這樣一來，弄得全家都疑神疑鬼，上下大小都感到不安。好在男主人是一個受過相當教育的人，他不相信這裏面有什麼鬼怪，次日一早，便跑到省刑警總隊報案，請求警方派人調查。

警方接到報案後，細看窗外草地，沒有什麼發現，他們開始沿着圍牆內的院子勘察，也不見有何疑竇，於是，他們打開圍牆後門，看見外面的空地正在蓋搭房屋，許多工人正忙着挑土打樁，也不覺有什麼異象。

警方人員並不就此罷休，於是，他們在圍牆外面搜索，結果，在圍牆下面的水溝裏，發現一隻膠鞋，面圍牆上有一個泥淖腳印。

膠鞋與腳印，引起警方人員的注意，他們採下腳印痕跡，帶走膠鞋，準備回去好好做化驗鑑定。

腳印痕跡很快做成模型，膠鞋也被斷定是不久前掉在水溝裏。但是，這些東西能證明什麼？它們依然無法為調查人員提出具體的答案。

正當大家陷於困擾時，負責警犬組的三馱龍出面了。他斟酌案情，認為很有把握查明這件怪案。那時候警犬組幾條狼犬，都已訓練成功，其中有一條叫『琴古』的狗明星，更曾在演習表演中出盡風頭。

王馱龍牽着『琴古』抵達怪案現場，他先訪問了男女主人，對他們家庭情況有了初步瞭解，然後便勘驗現場，察看四週的環境。他從圍牆內的院子開始，之後便打開後門，並在新蓋房屋的工地與工寮走了一圈，留意每一個細節。等他回到怪案現場的住宅，他胸有成竹的向男女主人說：『這件案我可以很快找出答案，裏面絕無神怪的事情。』

說完這句話，王馱龍拿了那隻從水溝裏找到的膠鞋，讓『琴古』嗅了幾下，然後再把『琴古』拉到腳印發現的地方，指示『琴古』嗅那腳印。『琴古』在王馱龍的手勢指示下，完成了這些程序。然後，王馱龍鬆開了皮帶，讓『琴古』走在前面，刑警人員跟在後面。

『琴古』沿途以鼻觸地，緩慢行進，有時迂迴行走，有時繞圈盤旋，東張西望，蹦蹦跳跳，跟在後面的其他刑警對此毫無信心，但他們從王馱龍的表情看去，他顯然很有把握。

狼犬『琴古』在院子裏折騰了好一會，這才穿過後門，走出圍牆，到了外面。

『琴古』到了外面，情況就不同了，牠機伶的向前奔馳，直撲工地。別人不知就裏，但王馱龍則明白事情已有了眉目，他疾步自後追趕。

快到工地，『琴古』奔騰哼叫，狀至欣悅。工地現場的工人，都以詫異眼光打量這條狗，『琴古』高大的軀體，鋒利的面目，使部份工人帶着畏懼。『琴古』好像看透那些工人的心理，故意搖頭擺尾去逗弄他們，故意往那些躲避他的人靠過去。牠的速度快，那些工人幾乎逃避不及。儘管『琴古』外型兇惡，但牠並不咬人。牠每個人嗅一下便離開，在工地忙了好一段時間，『琴古』回到王馭龍的身邊，王馭龍摸摸牠的頭，再給予一種暗示，『琴古』心領神會，一個轉身，又嗅着工地的地面。幾分鐘後，牠像箭脫弦似的向前奔馳，一個閃電，進入工寮，牠在工寮四週轉了片刻，最後鑽到一個角落，又開始哼叫。

『有發現了！』王馭龍興奮的脫口而出說了這句話，接着便立即跑過去。等他接近『琴古』時，『琴古』已啣了一隻膠鞋出來，然後昂首向着牠的主人直搖尾巴。

王馭龍的手中，此刻正拿着在水溝中撈起的那隻膠鞋，他從『琴古』的口中取下另一隻膠鞋，兩隻放在一起，正好是一對，王馭龍不禁喜形於色的說：

『就是這個人！』

『那一個人？』有一個刑警問。

『住在工寮裏的人，你想還有什麼人？』王馭龍回答說：『你們現在最好把工頭找到，問問他，一切就會明白。』

工頭來到刑警的面前，看了半天那隻膠鞋，搖搖頭說：『我不知道這隻膠鞋是誰的，我們這裏門人都穿膠鞋。』

王馭龍及其他的刑警人員都感到意外，看情形，這樣查下去還得費一些週章，但是他們不放鬆這個機會，詳細的問工頭有關工地及工人的狀況。

正在訊問中，突然『琴古』像發現什麼奇蹟似的，突然躍起來往外面衝出去，到了工寮外面，牠一面嗅地下，一面向前跳躍，奔跑，約摸跑了一段路，迎面向一個正從工寮走過來的男子撞過去，然後以他爲中心兜着轉。

刑警人員的注意力被狗的動作所吸引，不自覺的望着走過來的那人。顯然，他不是一個怕狗的人，他一再作勢要嚇走『琴古』，但『琴古』毫不懼色，依然圍着他在轉。

『這是不是你們這裏的人？』王馭龍指着那人問工頭。

『是的，』工頭回答說：『是我們這裏的臨時工人，名字叫黃根。』

『今天他爲什麼不做工？』

『他說他要到外面去買點東西，一早就請了假，到現在才回來。』

王馭龍不再說話，邁開腳步迎着黃根走過去。那黃根個子不高，但軀體壯實，他的外貌不揚，並無特別吸引人的地方，但使得王馭龍注意的，則是他脚上所穿的那對新鞋子。

那人看見王馭龍的模樣，再看工寮裏有一批人站在門口向他這邊看過來，神情有點不自然，尤其當他聽到王馭龍向他說：『我是警察，要跟你談談。』的話時，突然臉色大變，半天話也說不出來。

這件案子很快確定，黃根承認那雙膠鞋是他的，然後又承認他曾經到過那家人的園子，最後

他終於承認他就是那玻璃窗外的怪影子。

他說，他因爲『好奇』而去鄰宅偷窺。但是據心理醫生分析，他是有心理變態的傾向；不管怎麼說，警方總算是破了這件怪案，而黃根終於還是吃上官司。如果論功行賞，『琴古』是被這件案的主要功臣，但是嚴格說起來，這一切還是得力於王馭龍組長的訓練成功。

訓練警犬，是一門較專門的學問，訓練者不僅要有耐心，而且還得根據反應去推測一條狗的性格及心理，然後再因材施教。王組長在那些個年月裏，專心一意的去做他訓練警犬的工作，同時並處處機動配合刑案的偵查。他運用他的偵探頭腦，再利用警犬特殊的嗅覺，不但積極的破案緝兇，而且消極的辨冤白謗。

王馭龍說：狗的嗅覺運用，一向是直線作業，牠們沒有腦筋拐彎抹角，如果使用警犬不得法往往會造成不可挽救的冤獄，這時候，就得靠人的智慧去判斷了。

警犬的嗅覺，是循氣味跡線而行，牠們的作業程序有三：①以人鑑物，②以物鑑人，③以物鑑物。

有一年，省刑警總隊外僑組抓到一名涉嫌行竊的男子，同時并在現場拾到一隻鞋子。

由於該男子矢口否認行竊，使警方無可奈何。於是，他們便請警犬組協助，利用警犬作『以物鑑人』的工作。

警犬組一條定名為『成功號』的警犬，在訓練警犬的警探指示下，完成了這件工作，牠的嗅覺證明了這隻鞋是涉嫌者的。於是，該男子的罪名便告成立，當天下午，辦案人員就準備把他送